

今年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建社71周年,社里同事说要去文浩若先生家为她录段视频,因为文先生是1951年入职的建社元老。

3月15日下午,我们来到文先生家。一进屋,只见她正坐在窗边的写字台前忙碌着,把对我们事先提问的回答工工整整地写在稿纸上。因为日文编辑没来,文先生马上叮嘱我,回社时请他把文先生翻译的一部作品的日文版后记送来。

墙上挂着文先生清华大学的毕业照,她戴着学士帽,英气勃勃,旁边是萧乾先生年轻时的照片,“不带地图的旅人”笑容满面地注视着我们。

文先生身后的书架上,是一摞摞工书,其中的汉英词典、日汉词典和汉语词典已翻烂,书芯书壳脱离,但书壳外是用布缝制的“书衣”。文先生说,那是她亲手缝的。用的是旧布,但穿在词典身上,让人感到合体又温暖。在工具书中,还有两本年代久远的德汉词典,原来文先生在大学期间也学过德文,难怪她译的一篇日文小说中,所有原文用德文的地方她都加了详细的注释。

在小书架上,我们还看到一本书页泛黄的日文版《日本文学史》,这本书的中文版当年是文老师责编的。翻开书,发现书中有几处红笔修改的笔迹,原来是日文版中的编校和排印错误,被文老师一一改正了过来。

文先生回忆起1951年刚进社的情形。那时出版社刚成立,因陋就简,总共只有三排小小的二层筒子楼,坐落在隆福寺对面的一条小胡同里。和文先生同年进入人文社的还有她在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的三位同学:王笠耘、张奇和水建瓴。开会时,他们就把自己办公用的椅子搬到侧面的小平房里,平时那里设了乒乓球台子,所以那间小屋被叫作“俱乐部”。

文先生说,对她影响最大的人文社同事是冯雪峰先生。刚入社时,文先生在外国文学编辑部苏联东欧组工作过一段时期,当过《青年近卫军》的责任编辑。叶水夫先生是译者。她一段段地根据俄文核对,发现水夫先生漏译了一大段,水夫先生高高兴兴地把这段补译了。文先生还回忆起,在那段动荡的岁月里,始终热心照顾她的两位同事:江秉祥和谈家芳。

文先生在人文社编辑了大量日本文学图书。除了做编辑,她或因工作需要,或在业余时间,翻译了很多日本和英语文学作品,被授予“中国翻译终身成就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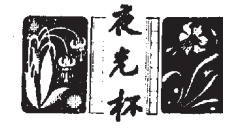
文先生已经九十五岁高龄,但她每天还在认真地翻译,今年春节前,她还亲自去社里送稿子。

见到社里的新同事,文先生很开心,她为我们朗读了那本日文版《日本文学史》片段,还为我们唱了好几首日文儿歌,从她灿烂的笑容中,我们仿佛又看到了那个在日本读小学的中国小女孩。

早上,旭日东升,我在春意盎然、樱花盛开、鸟儿鸣唱的小区自由穿行于各个门洞,感觉在独享春光。

我住的小区有1872户,约5000居民。4月1日封控前,小区招募志愿者,为了体验我哥哥的快乐(他做了11年无偿献血志愿服务),我也报名了,被分配到生活保障组,给居民送快递,每天早上8至11时,服务3小时。我从未想到有机会可以体验半个月的“骑手”生活。

刚开始,居民点外卖的量不大,大部分是小包,送起来不觉得累。4月5日以后,外卖量大了,每包都比较重,一辆电瓶车送起来也还方便。4月9日以后,外卖量少了,团购的物资多了,比如,牛奶、米面、鸡蛋、蔬菜等,有一份一户就几大箱,有的有一七八个大包,像鸡蛋、番茄和带水的水产品,电瓶车不好送,我们就步行用超市的推车一次次送。我最怕送桶装水和整箱饮料,实在拎不动。后来有几天高温,快递的东西都湿漉漉的,我们不



因“密接”,居家隔离,足不出户21天后,次日凌晨两点,在望穿双眼的手机屏上,期盼的绿色健康码蹦跳了出来。赶紧截图,转发给居委会书记,请战当一名志愿者。

一夜成军,我这有32年军龄的老兵又上阵,能做尽做,能帮则帮。我所在的居委会,近900户居民,老年人占60%以上。平时只有5人组成的“娘子军”管理,疫情袭来,她们以一当十,夜以继日,不分昼夜,事无巨细,鏖战一个多月,书记病倒送医急救。

我上岗后忙碌得没空喝水,尽管平时身体强壮,一天下来,累得不想说话。将心比心,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太不容易了!

身在社区,碰到事没有退路。我刚送了一圈药回到大门口,碰上位20多岁的姑娘,长得小豆芽似的,她却是位年轻、热心而



吕蒙正寻踪生疑 刘翠萍标情夺趣 评雪辨踪 (设色纸本) 朱刚

为了保持秩序,提醒居民保持间距,准备好二维码;一边帮助老人填写信息、下载二维码或搀扶老人上台阶。阳光下一站五六个小时,真的很累,可以想见保护和检测人员有多辛苦。

春光暖人心,我家的香椿树发芽了,花椒树也发芽了,以往我会把这些嫩芽带到单位送给喜欢的同事,今年我把鲜嫩的春芽送给邻居,一起品尝春天的味道。

然而,人世并不尽是这浪漫的爱情是世世代代文人们内心深处的梦想和期望,就像前些年一句网络流行语那样,除了现实,还有诗与远方。这一白日梦般的情愫滋养了无数人脆弱的心灵,成为他们人生追求的终极目标之一,即便在实际生活中屡屡受挫,也前仆后继,虽九死而不悔。

让战“疫”的日子多一点春色

管苏清

气盛的“团长”,一下子团购千余斤面粉、数百斤面条。快递到了,见她一脸无奈,不知如何是好。见状我赶紧上前,招呼围栏外人高马大的快递小哥,让他将一袋袋60斤装的面粉递到围栏上,由我在里面接驳。

小哥看着我,问我行不行,眼神认为我肯定不靠谱。我身材矮小哥一头,身板亦不壮,唯有暗中运气,气沉丹田,两膀交力,就当撞铁,一个人搬运开了。等到完工,小哥给我竖了一下大拇指。穿着防护服,汗水止不住,头发湿漉漉的,汗珠滴到眼睛上,痒痒的,还遮挡视线。心想团购看来要有序,否则哪有人手搬运?

上级配发居民的生活物资越来越多,群众十分开心。工作人员恨不得像孙悟空,一人变多人,一大



评雪辨踪 (设色纸本) 朱刚

后来根据体会,我在防护服前胸写上了两个大大的字:老兵。这招管用,居民主动配合工作的多了,很多人还会安慰我,没有一个人出难题,让我觉得大家真可爱,累点苦点值得!

随后几天,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多买药,想尽一切办法为必须外出就医的人做好服务,核酸结果是否有效?没私家车的,还协调协调就医车辆。一旦有药到,立马送上门。我能

获得了“虚无主义者”的贬称。而正是这样一个敌视艺术,崇尚科学的人却莫名地陷入了爱情的泥沼。在省城的一次舞会上,他结识了寡居的奥金佐娃,随后

夭折的爱情

王宏图

就此挥手作别。她仿佛玩着猫捉老鼠的游戏,有意无意地将对方引向暧昧、欲罢不能的境地。然而,在那一刻,巴扎洛夫一犹豫,没有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时机当场向她表露爱意。到了第二天,他们俩前一晚中断的对话延续着:当巴扎洛夫鼓足勇气将她搂在怀里、倾吐爱意时,奥金佐娃退缩了。她责怪对方误解了她的意图,于是一切变得难以挽回,一段夭折的爱情就此定格。试想一下,如果那天晚上在幽香扑鼻的夜色中巴扎洛夫将爱慕之情和盘托出,结局或许会大不一样。

车货物卸载、分装、送发,考验体力,没有四五个

小时高强度的连续劳作,肯定完不成。衣服湿透了,乳胶手套里汗水汪汪,一双手皮肤泡得皱皱巴巴,白得不像自己认识的。

下午快两点进家门,就像狗熊似的猛灌凉茶。我这志愿者老头劲特大,肚子饿得咕咕叫,两碗饭加四块大五花咸肉,三下五除二就干了。然后啥也不想做,躺在沙发上恢复体能。我观察了一下,除了自己以外,第二天其他人不同程度腰酸背痛腿疼。这要归功于自己平时每天有强度的健身运动,关键时刻老兵有“底子”。

当志愿者服务于民,酸甜苦辣皆有。绝大部分居民按照要求,有条不紊地配合工作。有位老伯手术后时间不长,家人拿个塑料凳子,走一段路,他就坐下休息片刻,也不愿麻烦工作人员。他是老党员,也是一位老兵,住在小区37号楼。这让我极为感动,一身疲惫也轻了不少。也有居民会发泄情绪,我们都会笑脸相迎,聊家常。对情绪特别烦躁、讲话刺人的居民,边耐心倾听,边会提醒一下,“你是党员吗”,或者会问“你当过兵吗”,他们会很快安静下来。也碰到极个别的人,电话接了说马上下楼,结果一栋楼的其他老老小小做好了,左等右盼,他家的人就是不见影子,电话不接,大白敲门,无人理睬。也有人就是一味指责,讲话实在没道理,很不好听……

这这让我生出感慨,人与人差别咋这么大?也让我意识到,战“疫”中的思想工作要加强,进社区,摸清思想脉搏,共产党员人人要当“党代表”。

本书最后一辑的“高考作文十讲”,是我把私人写作经验结合高考作文这个话题,进行了一次“碰撞”,希望它们能给高考考生带来帮助或启发。如果书中的一篇文章、一个观点或者一个句子能让你有“灵光一现”的收获,就是我最大的欣慰。

这仍然是一本文学书,我期望它在被放上书架时,可以被归类于“文学”这一行列。当然,如果既能帮助你提高一点高考作文的分,又能有一些文学层面的启发,这最好不过。

六月份,咱们一起“考场”上见,我准备好了,你呢?(本文为《文章之韵:韩浩月教你写出好作文》自序)

感受到,拿到药的人从内心深处泛出的一片谢意。但看到购药表中还未完成任务,心里又有酸痛,后面那么多眼睛盼着呢。

碰到实在火急的,我会赶紧回家翻药箱,不懂的询问当医生的妻子,甚怕送错药。遗憾的是,力不能及,让很多老人失望了。心情一时灰暗,在平时这不算个事啊。当然,翌日一定还会努力,绝不会放弃。

送药途中,小区林中的布谷鸟扯着嗓子叫,“布谷谷——布谷谷”,一声连着一声,似乎在催我加快速度,在这个特殊而难忘的春天,不能停止前行,咬紧牙关坚持。多做一件事,战“疫”的日子就会多一点点春色。

自己鼓励自己:老兵,抬头挺胸,前进!远没有为一场轰轰烈烈的爱做好准备。当对方不无唐突地表露心迹后,震撼之余她退缩了,缺乏足够的心理能量投入这场注定不平凡的爱情。她虽然对巴扎洛夫摆出一副倔傲的神情,但在他弥留之际还是赶到他家里见了最后一面,将嘴唇贴在他被严寒摧残得不成模样的额头上。这是永别,也是一场不幸夭折的爱情的结局。此时此刻她感到一阵冷冰冰的恐惧。她意识到如果自己真爱过他,决然不会有这样的感受。如果真爱过,即便分离,也不会是这样一种夭折的结局。

话说回来,奥金佐娃对巴扎洛夫怀着某种朦胧的情愫,在偏远的庄园宁静的生活中,他是一簇夺目的火焰,但过惯了养尊处优生活的她,心理上

在上一本书《万物皆有光:以文化洞察世间万象》出版之后,我数次回想自己的写作之路。

少年时是一名诗歌爱好者,青年时学习把写诗的句子拉长,变成所谓的散文,随后给青春类杂志写了大量美文,进入中年后转战媒体圈做评论员,然后把这份“职业”一直做到了现在。

现在有了一个新的想法,是成为一名小说家,虽然实现起来比较慢、比较困难,但在写作上有了新追求,还是会让人激动。

是的,写了20多年的文章,仍然还可以有“激动”的心态,对于一些从事这个行业的人来说,是幸运的。写了40多年的村上春树,跑步、听音乐、喂猫,目的都是获取一份内心的平静,他那么致力于让自己维持一个淡定的状态,就是为了在写作时可以激动起来。如果写作不激动,那还有什么动力与愉悦可言,保持激动就是保持年轻,而唯有年轻的心态,才会促使一名写作者不断地走下去。

每年的六月份,我都会“重返年轻”,因为在这个高考的季节,我都会与上千万考生一起,来写作当年的高考作文题。我很喜欢这个时刻,甚至可以说,会带着点激动的心情盼望这一刻,会擦干净桌子,剪干净指甲,把灯光拧到最亮,来完成每年一度的“命题作文”。

以成年人的身份来写高考生的作文,会偶尔被嘲笑“青春期过长”。说实话,我并不太了解这些年来年轻人是怎么想的,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他们对作文乃至写作是什么态度,我是在用写高考作文的方式,来揣摩他们的世界,也想通过表达自己的世界,来实现与他们的一次“接壤”。

我的高考同题作文,难以避免地带有20世纪70年代这代人的审美,总想表达语文之美,把文字的芬芳榨出来,在文字里融入一些思辨性,也总想尝试用简单与清新来解读复杂与混沌。写高考作文为我提供了这样一个带有仪式感的渠道,我觉得,这样的写作每进行一次,自己的心仿佛就被清洁了一次。

这本书收录的文章,高考同题作文的部分,大多数是在媒体上刊发过的;收入语文试卷的部分,是我平时留意保存下来,以及通过搜索引擎搜出来的,还有一部分可以收入此辑的文章,因为找不到考卷出处,只好遗憾地放弃。

另外,有些文章我觉得有参考价值,但却没有被收入语文试卷,因此也没有入选。被选入的这些文章,因写于不同年份,风格有所差异,但我想,要尊重出卷者的眼光与逻辑,他们选这些文章入试卷,总是会有自己的充足理由的。

本书最后一辑的“高考作文十讲”,是我把私人写作经验结合高考作文这个话题,进行了一次“碰撞”,希望它们能给高考考生带来帮助或启发。如果书中的一篇文章、一个观点或者一个句子能让你有“灵光一现”的收获,就是我最大的欣慰。

这仍然是一本文学书,我期望它在被放上书架时,可以被归类于“文学”这一行列。当然,如果既能帮助你提高一点高考作文的分,又能有一些文学层面的启发,这最好不过。

六月份,咱们一起“考场”上见,我准备好了,你呢?(本文为《文章之韵:韩浩月教你写出好作文》自序)

会努力,绝不会放弃。送药途中,小区林中的布谷鸟扯着嗓子叫,“布谷谷——布谷谷”,一声连着一声,似乎在催我加快速度,在这个特殊而难忘的春天,不能停止前行,咬紧牙关坚持。多做一件事,战“疫”的日子就会多一点点春色。自己鼓励自己:老兵,抬头挺胸,前进!

重返年轻

韩浩月

远没有为一场轰轰烈烈的爱做好准备。当对方不无唐突地表露心迹后,震撼之余她退缩了,缺乏足够的心理能量投入这场注定不平凡的爱情。她虽然对巴扎洛夫摆出一副倔傲的神情,但在他弥留之际还是赶到他家里见了最后一面,将嘴唇贴在他被严寒摧残得不成模样的额头上。这是永别,也是一场不幸夭折的爱情的结局。此时此刻她感到一阵冷冰冰的恐惧。她意识到如果自己真爱过他,决然不会有这样的感受。如果真爱过,即便分离,也不会是这样一种夭折的结局。

明日请看《爱是永恒,也与时俱进》。经典与爱情 责编:杨晓晖